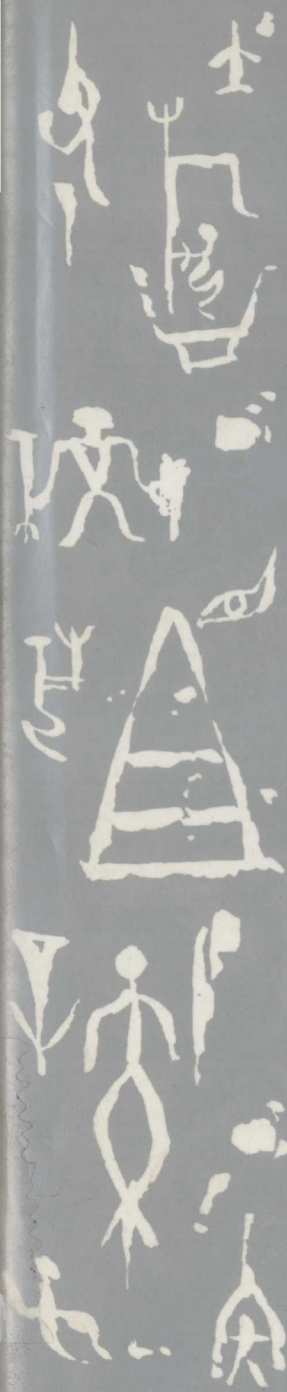


文 白
对 照

史 记

第四册



文白
对照
史记

第四册

137570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史记卷九十三

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

魏连科 译

韩王信者，故韩襄王孽孙也，长八尺五寸。及项梁之立楚后怀王也，燕、齐、赵、魏皆已前王，唯韩无有后，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，欲以抚定韩故地。项梁败死定陶，成奔怀王。沛公引兵击阳城，使张良以韩司徒降下韩故地，得信，以为韩将，将其兵从沛公入武关。

沛公立为汉王，韩信从入汉中，乃说汉王曰：“项王王诸将近地，而王独远居此，此左迁也。士卒皆山东人，跂而望归，及其锋东乡，可以争天下。”汉王还定三秦，乃许信为韩王，先拜信为韩太尉，将兵略韩地。

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，韩王成以不从无功，不遣就国，更以为列侯。及闻汉遣韩信略韩地，乃令故项籍游吴时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。汉二年，韩信略定韩十余城。

汉王至河南，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。昌降，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，常将韩兵从。三年，汉王出荥阳，韩王信、周苛等守荥阳。及楚败荥阳，信降楚，已而得亡，复归汉，汉复立以为韩王，竟从击破项籍，天下定。五年春，遂与剖符为韩王，王颍川。

明年春，上以韩信材武，所王北近巩、洛，南迫宛、叶，东有淮阳，皆天下劲兵处，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，备御胡，都晋阳。信上书曰：“国被边，匈奴数入，晋阳去塞远，请治马邑。”上许之，信乃徙治马邑。秋，匈奴冒顿大围信，信数使使胡求和解。汉发兵救之，疑信数间使，有二心，使人责让信。信恐诛，因与匈奴约共攻汉，反，以马邑降胡，击太原。

七年冬，上自往击，破信军铜鞮，斩其将王喜。信亡走匈奴。其将白土人曼丘臣、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，复收信败散兵，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。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，至晋阳，与汉兵战，汉大破之，追至于离石，复破之。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，汉令车骑击破匈奴。匈奴常败走，汉乘胜追北，闻冒顿居代谷，高皇帝居晋阳，使人视冒顿，还报曰：“可击。”上遂至平城。上出白登，匈奴骑围上，上乃使人厚遗阏氏。阏氏乃说冒顿曰：“今得汉地，犹不能居；且两主不相厄。”居七日，胡骑稍引去。时天大雾，汉使人往来，胡不觉。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：“胡者全兵，请令强弩傅两矢外向，徐行出围。”入平城，汉救兵亦到，胡骑遂解去。汉亦罢兵

归。韩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。

汉十年，信令王黄等说误陈豨。十一年春，故韩王信复与胡骑入居参合，距汉。汉使柴将军击之，遗信书曰：“陛下宽仁，诸侯虽有畔亡，而复归，辄复故位号，不诛也。大王所知。今王以败亡走胡，非有大罪，急自归！”韩王信报曰：“陛下擢仆起闾巷，南面称孤，此仆之幸也。荥阳之事，仆不能死，囚于项籍，此一罪也。及寇攻马邑，仆不能坚守，以城降之，此二罪也。今反为寇将兵，与将军争一旦之命，此三罪也。夫种、蠡无一罪，身死亡；今仆有三罪于陛下，而欲求活于世，此伍子胥所以愤于吴也。今仆亡匿山谷间，旦暮乞贷蛮夷，仆之思归，如痲人不忘起，盲者不忘视也，势不可耳。”遂战。柴将军屠参合，斩韩王信。

信之入匈奴，与太子俱；及至鞮当城，生子，因名曰鞮当。韩太子亦生子，命曰婴。至孝文十四年，鞮当及婴率其众降汉。汉封鞮当为弓高侯，婴为襄城侯。吴楚军时，弓高侯功冠诸将。传子至孙，孙无子，失侯。婴孙以不敬失侯。鞮当孽孙韩嫣，贵幸，名富显于当世。其弟说，再封，数称将军，卒为案道侯。子代，岁余坐法死。后岁余，说孙曾拜为龙额侯，续说后。

卢绾者，丰人也，与高祖同里。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，及生男，高祖、卢绾同日生，里中持羊酒贺两家。及高祖、卢绾壮，俱学书，又相爱也。里中嘉两家亲相爱，生

子同日，壮又相爱，复贺两家羊酒。高祖为布衣时，有吏事辟匿，卢绾常随出入上下。及高祖初起沛，卢绾以客从，入汉中为将军，常侍中。从东击项籍，以太尉常从，出入卧内，衣被饮食赏赐，群臣莫敢望，虽萧曹等，特以事见礼，至其亲幸，莫及卢绾。绾封为长安侯。长安，故咸阳也。

汉五年冬，以破项籍，乃使卢绾别将，与刘贾击临江王共敖，破之。七月还，从击燕王臧荼，臧荼降。高祖已定天下，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。欲王卢绾，为群臣觖望。及虏臧荼，乃下诏诸将相列侯，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。群臣知上欲王卢绾，皆言曰：“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，功最多，可王燕。”诏许之。汉五年八月，乃立卢绾为燕王。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。

汉十一年秋，陈豨反代地，高祖如邯郸击豨兵，燕王绾亦击其东北。当是时，陈豨使王黄求救匈奴。燕王绾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，言豨等军破。张胜至胡，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，见张胜曰：“公所以重于燕者，以习胡事也。燕所以久存者，以诸侯数反，兵连不决也。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，豨等已尽，次亦至燕，公等亦且为虏矣。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？事宽，得长王燕；即有汉急，可以安国。”张胜以为然，乃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。燕王绾疑张胜与胡反，上书请族张胜。胜还，具道所以为者。燕王寤，乃诈论它人，脱胜家属，使得为匈奴间，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，欲令久亡，连兵勿决。

汉十二年，东击黥布，豨常将兵居代，汉使樊噲击豨。其裨将降，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。高祖使使召卢绾，绾称病。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、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，因验问左右。绾愈恐，闭匿，谓其幸臣曰：“非刘氏而王，独我与长沙耳。往年春，汉族淮阴，夏，诛彭越，皆吕后计。今上病，属任吕后。吕后妇人，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。”乃遂称病不行。其左右皆亡匿。语颇泄，辟阳侯闻之，归具报上，上益怒。又得匈奴降者，降者言张敖亡在匈奴，为燕使。于是上曰：“卢绾果反矣！”使樊噲击燕。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，候伺，幸上病愈，自入谢。四月，高祖崩，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，匈奴以为东胡卢王。绾为蛮夷所侵夺，常思复归。居岁余，死胡中。

高后时，卢绾妻子亡降汉，会高后病，不能见，舍燕邸，为欲置酒见之。高后竟崩，不得见。卢绾妻亦病死。

孝景中六年，卢绾孙他之，以东胡王降，封为亚谷侯。

陈豨者，宛朐人也，不知始所以得从。及高祖七年冬，韩王信反，入匈奴，上至平城还，乃封豨为列侯，以赵相国将监赵、代边兵，边兵皆属焉。

豨常告归过赵，赵相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余乘，邯郸官舍皆满。豨所以待宾客布衣交，皆出客下。豨还之代，周昌乃求入见。见上，具言豨宾客盛甚，擅兵于外数

岁，恐有变。上乃令人覆案絳客居代者财物诸不法事，多连引絳。絳恐，阴令客通使王黄、曼丘臣所。及高祖十年七月，太上皇崩，使人召絳，絳称病甚。九月，遂与王黄等反，自立为代王，劫略赵、代。

上闻，乃赦赵、代吏人为絳所诬误劫略者，皆赦之。上自往，至邯郸，喜曰：“絳不南据漳水，北守邯郸，知其无能为也。”赵相奏斩常山守、尉，曰：“常山二十五城，絳反，亡其二十城。”上问曰：“守、尉反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反。”上曰：“是力不足也。”赦之，复以为常山守、尉。上问周昌曰：“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？”对曰：“有四人。”四人谒，上谩骂曰：“竖子能为将乎？”四人惭伏。上封之各千户，以为将。左右谏曰：“从入蜀、汉，伐楚，功未遍行，今此何功而封？”上曰：“非若所知！陈絳反，邯郸以北皆絳有，吾以羽檄征天下兵，未有至者，今唯独邯郸中兵耳。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，不以慰赵子弟！”皆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上曰：“陈絳将谁？”曰：“王黄、曼丘臣，皆故贾人。”上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乃各以千金购黄、臣等。

十一年冬，汉兵击斩陈絳将侯敞、王黄于曲逆下，破絳将张春于聊城，斩首万余。太尉勃入定太原、代地。十二月，上自击东垣，东垣不下，卒骂上；东垣降，卒骂者斩之，不骂者黥之。更命东垣为真定。王黄、曼丘臣其麾下受购赏之，皆生得，以故陈絳军遂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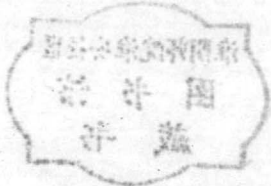
上还至洛阳。上曰：“代居常山北，赵乃从山南有之，远。”乃立子恒为代王，都中都，代、雁门皆属代。

137570

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2621

高祖十二年冬，樊哙军卒追斩豨于灵丘。

太史公曰：韩信、卢绾非素积德累善之世，徼一时权变，以诈力成功，遭汉初定，故得列地，南面称孤。内见疑强大，外倚蛮貊以为援，是以日疏自危，事穷智困，卒赴匈奴，岂不哀哉！陈豨，梁人，其少时数称慕魏公子；及将军守边，招致宾客而下士，名声过实。周昌疑之，疵瑕颇起，惧祸及身，邪人进说，遂陷无道。於戏悲夫！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！



137870

2622

三十三萬零八百零五冊

三十三萬零五百冊

译 文

韩王信是战国时韩襄王的庶孙，身高八尺五寸。当项梁立楚国的后裔为楚怀王时，燕、齐、赵、魏都在此之前立了国王，只有韩国没立后嗣为王。因此，项梁便立原韩王的族子横阳君韩成为韩王，想以此来安抚韩国的人心，平定韩国故土。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，韩王成便投奔楚怀王。沛公率军进攻攻城，派张良以韩国司徒的身份平定了韩国故土，寻找到韩王信，便委任他为韩国的将军，让他率领韩国的部队跟随沛公西进武关。

沛公被项羽立为汉王。韩王信跟随汉王进入汉中。他劝汉王说：“项羽把他的将领都分封在近地为王，而独把您封在这偏远的地方，这无异是贬降啊！您的士卒都是东方人，他们整天踮起脚尖遥望老家，趁他们锐气东向，可以借此力量来争夺天下。”于是汉王便回兵平定三秦，并许诺将来立韩王信为韩王，现在暂任命他为韩国的太尉，率兵去攻取韩地。

项羽所封的各王都到他们的封国去即位，韩王成因为没有跟随项羽入关，不但不派他回国即位，反而把他贬为列侯。当项羽得知汉王派韩王信攻取韩地的消息，便立郑昌——项

羽在吴地时结交的县令——为韩王，和汉军对抗。汉二年，韩王信平定了韩地十余座城池。汉王来到河南，韩王信便猛攻占据阳城的郑昌，郑昌投降。汉王实现诺言，立韩王信为韩王。他常常率领韩国的军队跟随汉王征战。汉三年，汉王从荥阳撤出，留下韩王信和周苛守卫荥阳。楚军在荥阳打败汉军，韩王信投降楚国，不久又逃出来，再度归服汉王，汉王仍立他为韩王。终于跟随汉王消灭了项羽，平定了天下。汉五年春，授给他封王符节，正式封他为韩王，封地为颍川郡。

第二年春天，皇帝考虑到韩王信有军事才能，而且勇敢善战，但他的封国北近巩县和洛阳，南接宛县和叶县，东连淮阳，这些地方都驻有天下精锐部队，于是把韩王信移封到太原以北，以防御匈奴，王都设在晋阳。韩王信上书说：“我的国土直到边境线上，匈奴经常入侵，晋阳离边塞较远，请求把王都移至马邑。”皇帝准许了他的请求，韩王信便把王都迁到马邑。这年秋天，匈奴冒顿单于率大军包围了韩王信，韩王信多次派使者去匈奴，要求和解。朝廷也派兵来援救。朝廷了解到他多次擅派使者去匈奴，怀疑他有二心，就派人去责备他。韩王信怕被朝廷诛杀，便和匈奴结约，共同攻汉，公开进行反叛，并以马邑城为进见礼，投降匈奴，派兵进攻太原郡。

七年冬，皇帝亲自率兵征讨韩王信，在铜鞮击败了他的部队，杀死他的部将王喜，韩王信逃往匈奴。这时，他的部将白土县人曼丘臣和王黄等人立赵国后裔赵利为王，收编了韩王信的败散之卒，并勾结韩王信和冒顿单于谋划攻汉。匈奴派左右贤王率领一万多骑兵和王黄等人的军队，屯驻在广武以南。进兵晋阳，与汉军接战，结果被汉军打得大败。汉军追击到离石县，再次把匈奴等军队击败。继而匈奴又在楼烦西北集结兵

力，汉军则出动大队的战车和骑兵击败匈奴的军队。匈奴军节节败退，汉军乘胜追击。汉军得知冒顿单于驻军于代谷。这时皇帝驻兵晋阳，便派人去侦察冒顿单于的军情虚实。侦察兵回来报告说：“可以对匈奴发动攻击。”于是皇帝率军开进平城。在皇帝出城行至白登山时，被匈奴的骑兵包围。皇帝便派人携带丰厚的礼物送给冒顿单于的阏氏，阏氏劝冒顿单于说：“即使得到汉地，也不能长期占据，况且两国君主也不应互相危困啊！”匈奴骑兵包围了七天，才稍稍后撤。这时正好大雾弥天，汉军派人进出，匈奴军队一点也没有察觉。护军中尉陈平对皇帝说：“匈奴骑兵全用短兵器，请命令我们的士兵全用强弩，每张弩搭两支箭，箭头向外，慢慢退出重围。”高祖等人突围后，进入平城。这时汉朝的援军也前来解救，匈奴骑兵便解围而去，高祖也班师回朝。此后，韩王信替匈奴带领军队，不断袭击汉朝的边界地区。

汉十年，韩王信派王黄等人诱劝陈豨谋反。汉十一年春天，韩王信又与匈奴骑兵进驻参合县，抗拒汉军。汉朝派遣柴将军前来征讨。柴将军送给韩王信一封书信，信上说：“皇帝陛下宽和仁爱，诸侯虽有叛逃的，只要能再度归顺，就恢复他原来的地位和名号，不加杀害。这一点，大王您是很清楚的。如今您是因战败才逃到匈奴的，没有什么大罪，请赶快回来！”韩王信回信说：“皇帝陛下把我从民间提拔起来，以至南面称王，这是我的荣幸。但是，在荥阳战役中，我没能奋战而死，却作了项羽的阶下囚，这是我的第一罪。在敌寇进攻马邑城时，我没有坚守，反而献城投降，这是我的第二罪。现在我反而替敌寇率兵，和将军您争生死于一旦，这是我的第三罪。前代的文种和范蠡，他们没有任何罪过，尚且落得一死一逃的下场，如今

我在皇帝面前有三大罪，若还想在皇帝手下求生，这正是重蹈当年伍子胥受谗被疏不知离去，最终不免身死吴国的覆辙。如今我逃避在荒山野岭之中，天天靠向蛮夷乞讨过活，我想回归汉朝，就像瘫痪人不忘站起，盲人不忘重见光明那样，但形势不允许啊！”于是两军交战。柴将军杀尽参合的敌兵，并杀死韩王信。

在韩王信逃往匈奴时，他的太子和他在一起。到了黥当城，韩王信又一个儿子降生，因取名为黥当。这时他的太子也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婴。后来到汉文帝十四年，韩黥当和韩婴率领部下投降汉朝，汉朝封韩黥当为弓高侯，封韩婴为襄城侯。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，弓高侯韩黥当功盖诸将。侯爵传给儿子和孙子，因他的孙子没有后嗣，便失去侯爵。韩婴的孙子因犯不敬朝廷之罪，侯爵被废除。韩黥当的庶孙韩嫣，因受汉武帝的宠幸而富贵，在当时名声十分显赫。韩嫣的弟弟韩说，再封为龙额侯。他多次被任命为将军，最后被封为案道侯。他的儿子继为侯，嗣侯一年多时间，因犯法被处死。又过了一年多时间，韩说的孙子韩曾被封为龙额侯，以延续韩说的爵嗣。

卢绾是沛县丰乡人，和高祖是同里街坊。卢绾的父亲和高祖的父亲很要好，两家有了儿子，高祖和卢绾同一天出生。邻里街坊便牵羊抬酒向两家祝贺。等高祖和卢绾长大以后，一起读书学习，也成为好朋友，邻里街坊称赞两家父亲很要好，同一天得子，儿子大了又是好朋友，便又拿羊酒向两家祝贺。在高祖还是平民百姓时，曾因为逃避官司而隐藏起来，卢绾就常常跟随高祖进进出出，上下奔跑。高祖起初在沛县起义，卢绾

以宾客的身分相随。高祖进入汉中以后，卢绾被任命为将军，常在左右侍奉。后又跟随高祖东击项羽，以太尉的身份侍从。他可以自由出入高祖的卧室，至于得到的衣被饮食等赏赐，群臣连想都不敢想。即使像萧何、曹参这样的重臣，只不过因职务的关系受到礼遇，至于说到亲密程度，那是赶不上卢绾的。卢绾被封为长安侯。长安，在秦时属于咸阳。

汉五年冬天，因已经消灭了项羽，高祖便派卢绾别领一军，与刘贾一起，消灭了临江王共敖。七月班师，又跟随高祖去征讨燕国臧荼，结果臧荼被俘投降。高祖已平定了天下，这时诸将非刘姓被封王的有七人，高祖打算封卢绾为王，又担心群臣有意见。在俘虏了臧荼之后，高祖便向诸将相列侯下令，让他们在群臣中推举有功劳的将领封为燕王。群臣都知道皇帝打算封卢绾为王，都说：“太尉长安侯卢绾，长年跟随皇帝平定天下，功劳最大，可立为燕王。”高祖即下诏准许。汉五年八月，便立卢绾为燕王。诸侯王中，凡是得到高祖亲幸的，都比不上卢绾。

汉十一年秋天，陈豨在代地反叛，高祖到邯郸征讨陈豨的反叛部队，燕王卢绾也率兵从东北方向进攻陈豨。在这个时候，陈豨派王黄去匈奴求救。燕王卢绾也派遣他的臣子张胜去匈奴，通告匈奴说，陈豨等人的军队已被击溃。张胜到了匈奴，这时原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已逃在匈奴，见到张胜，便对他说：“您之所以被燕国重用，只不过因您熟悉匈奴的情况罢了。燕王之所以能长久存在，是因为诸侯王屡屡造反、战事连绵不断的结果。现在您替燕国卖力，想尽快消灭陈豨等人，若陈豨等人被消灭尽，那么被灭亡的命运该轮到燕国头上了，你们这些人，也将成为汉朝的阶下囚！您何不想法让燕王暂缓进攻陈

稀,并且与匈奴联盟?这样做,形势可以得到缓解,燕王也就可以长久称王了。即使汉朝发难,也可以保全国家。”张胜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,便自作主张请匈奴帮助陈稀进攻燕国。燕王卢绾怀疑张胜和匈奴勾结进行反叛,便上奏朝廷,请求族灭张胜的家属。张胜从匈奴回来,详细回报了他这样做的原因,燕王卢绾这才霍然省悟,便欺骗朝廷,找了一家替死鬼代死,释放了张胜的家属,让张胜安心作联络匈奴的密使。同时又秘密派范齐到陈稀那里,想让他长久地反叛骚扰,使战事连年不断。

汉十二年,高祖率军东进,征讨反叛的黥布。这时陈稀率军常在代地驻扎,汉朝派樊哙去征讨,陈稀兵败被杀。陈稀的部将投降,供出卢绾曾派范齐到陈稀处策划阴谋。于是高祖派遣使臣召卢绾进京,卢绾推说有病,不肯前往。高祖又派辟阳侯审食其、御史大夫赵尧去迎接燕王,并乘机向燕王左右的人调查燕王的阴谋。卢绾愈发恐慌,便躲藏起来,对他的宠信的臣子说:“现在不是刘家人而在王位的,只剩下我和长沙王吴臣了。去年春天,族灭了淮阴侯韩信,夏天又杀掉彭越,这都是吕后的主意。现在皇帝病重,让吕后处理国事。吕后出于妇人之见,一心想找借口杀掉异姓王和建立大功的臣子。”于是仍旧装病,不赴京师。这时,他左右的臣子都逃的逃,藏的藏,卢绾上面的谈话也稍稍洩露出来,并传到审食其的耳朵里。审食其回朝,把调查的情况报告给高祖,高祖听了,非常恼火。这时正巧押送来匈奴的降人,降人供出张胜潜在匈奴,是燕国派去的密使。于是高祖说:“卢绾果然反了!”便派樊哙去征讨燕国。燕王卢绾把他的宫人和家眷以及数千骑兵暂时安顿在长城脚下,并随时刺探朝廷的动静,希望高祖病好之后,亲自进京请罪。就在这年四月,高祖逝世,卢绾便率领部下,逃入匈奴,匈

奴封他为东胡卢王。由于卢绾在东胡不断受蛮夷的侵袭掠夺，常常想再归汉朝。但过了一年多时间，就死在那里。

吕后当政时，卢绾的妻子儿子逃回，向汉朝投降。这时吕后正在病中，不能接见，便把他们先安置在燕国驻京的馆舍里，还打算设酒宴招待他们。但吕后却在这时病逝，他们没有得到接见。卢绾的妻子后来也病死了。

景帝中元六年，卢绾的孙子卢他之以东胡王的身分来降，景帝封他为亚谷侯。

陈豨是宛朐县人。不知他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跟随高祖的。汉七年冬，韩王信反叛，逃入匈奴，高祖从平城回来，封陈豨为列侯，并让他以赵国相国的身分统领监督赵、代的边兵，边兵都归他指挥。

陈豨曾经请假回老家，路过赵国，赵相周昌看到跟随他的宾客所乘的车有一千多辆，把邯郸所有的官舍都住满了。陈豨对待宾客和贫贱时的朋友，都能做到屈尊礼遇。陈豨回到代地之后，周昌便要求进京朝见。他见到高祖，便把陈豨宾客众多的情况，详细作了报告。并且指出，陈豨独揽兵权，在外数年，恐怕会发生变故。于是高祖便派人调查陈豨住在代地宾客的财产和种种不法行为。调查结果，大都牵连到陈豨头上。陈豨很害怕，暗中派宾客去王黄、曼丘臣那里联络。汉十年七月，高祖的父亲病逝，高祖派人召陈豨进京，陈豨推说病重，不肯去。九月，便和王黄等人反叛，自立为代王，在赵、代附近抢劫掠夺。

高祖听到陈豨反叛的消息，便下了赦免令：赵、代吏民中，凡是受陈豨的蒙蔽参与抢劫掠夺的，都赦免不究。同时高祖亲

自率军征讨，来到邯郸，高祖庆幸地说：“陈豨不采取南据漳水北守邯郸的战略，我就断定他不会有什么作为。”赵相周昌上奏，请求斩掉常山郡的郡守、郡尉，并申述理由说：“常山郡有二十五座城池，陈豨反叛之时，就失陷了二十座。”高祖问：“郡守、郡尉参与反叛了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高祖说：“这是力量不足的缘故。”就赦免了他们，并仍任命他们为常山郡的守、尉。高祖问周昌：“赵国是否有勇武之士可以委任为将领的人物呢？”周昌回答说：“有四人。”四位勇士前来进见，高祖便谩骂这些人说：“你们这伙小子哪能当将领呢！”那四个人满面羞愧地被镇服了。但是高祖不但封给他们每人一千户的食邑，而且还委任他们做将领。高祖左右的人进谏说：“跟随您进入蜀汉、讨伐项羽的有功将领，至今还没有普遍受到封赏，现在这四个人有什么功劳而封赏他们呢？”高祖说：“这就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了。陈豨反叛以后，邯郸以北地区都被他占据。我用紧急文书征调天下诸侯的军队，至今还没有赶到的，现在可供调遣的只有邯郸的军队了。我怎么能吝惜四千户封给这四人，不以此来慰藉赵国的子弟呢？”左右的人都同声说：“对极了。”于是高祖问道：“陈豨委任谁为将领？”左右的人回答说：“王黄和曼丘臣，他们以前都是买卖人。”高祖说：“我知道怎么办了。”于是悬赏捉拿王黄、曼丘臣等人，捉拿一人，赏给千金。

十一年冬天，汉军向陈豨的部将发动攻击，在曲逆县杀死侯敞，在聊城打败张春，共斩敌兵一万多人。此时太尉周勃平定了太原郡和代郡。十二月，高祖亲率大军攻打东垣城，没有攻下，守城兵卒大骂高祖。后来东垣城守军投降，便把大骂高祖的士卒斩首，没骂的处以黥刑。高祖下令，把东垣县改名为真定县。王黄和曼丘臣二人，因他们的部下接受了赏金，所以